

风靡全球的《花花公子》宣布停刊了！

文章转载自：名利场艺术

ID：wh2dian

编辑：jane27

大家好呀，我是名大人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诸多行业都迎来了不同程度的“洗牌”，有的在绝境中看到机会，加速转型，有的则是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一蹶不振。

其中就包括有着67年历史的著名杂志《花花公子》在几日前对外宣布停刊，将彻底告别纸质时代，今后或转型为电子刊业务。

在过去的60多年里，《花花公子》可谓影响了几代人的“性”态度。

但它绝不只是一本提供“性”的刊物。

《花花公子》创办人休·海夫纳（Hugh Hefner）曾在第一期杂志里写道：

“如果你是男士，年龄介于18岁至80岁之间，那么《花花公子》就是专门为您量身打造的杂志。”

“美国其他男性杂志所关心的打猎和钓鱼，对不起，我们一个都没有。

我们要谈论的是爵士乐、鸡尾酒和毕加索。”

休·海夫纳聪明地摸准了那个年代美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男性的命脉——

精神鸦片，视觉享受，香艳美女，乐而不淫，但又不能太low，要有格调。

海夫纳一开始就计划让杂志的内容非常丰富：一流的小说和随笔，挑衅性的漫画，最流行的美食、美酒、汽车、音响……男性时尚方面的专题，让男性读者了解美好的生活，使它成为都市男性的生活指南。

其实在创办《花花公子》之前，年轻的海夫纳是个单纯的青葱少年。

1926年，海夫纳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极端保守的卫理公会教徒家庭。

在海夫纳看来，严苛的清教徒生活是诸邪之首、万恶之源，是让正常人变得不再正常的元凶。

“我的家中没有酒，没有人会谈论性，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质疑宗教，人的精神和肉体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冲突。”

直到长大后，海夫纳自称以“处子之身”与高中女友米尔德里德·威廉姆斯（Mildred Williams）结婚。

婚后海夫纳应征入伍参加二战。战争期间，是美好的爱情婚姻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动力。

但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，返乡后最爱的妻子却向自己坦白：“亲爱的，不好意思，在你服兵役期间，我犯了错，与另一个男人上过床。”

海夫纳对完美童话爱情的向往彻底破碎了。

于是他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——

对社会潮流敏感，在道德上叛逆，像盖茨比一样勤奋，又像卡萨诺瓦一样风流，一个快乐的花花公子，一个最懂得享受美酒和美女的男人，一个美国清教徒传统的叛逆者。

就这样，1953年，海夫纳抵押了家具，从银行贷款600美元，又向45名投资人筹集了8000美元，购买了玛丽莲·梦露的性感照片创办了《花花公子》。

这本创刊号卖出了5万多册的奇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海夫纳在生前的遗嘱中写到，要把自己埋葬在梦露身边：“这让我感到浪漫”。

最初的《花花公子》有些粗糙，但是很有活力。

有不足之处，时而犯一些错误，但它生机勃勃，有着惊人的热情。

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疯狂劲头，健康地蔑视规矩，因此吸引了一样无礼和直言不讳的作者和读者。

在创刊号里，海夫纳写道：

“‘花花公子’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，我们所谓的‘花花公子’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。

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：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。”

在首刊发行后，《花花公子》便赚得盆满钵满。

随着杂志越来越受欢迎，众多好莱坞女星都争当《花花公子》封面女郎，包括简·方达、麦当娜、玛丽亚·凯莉、帕丽斯·希尔顿、金·卡戴珊、凯特·莫斯等。

麦当娜

帕丽斯·希尔顿

玛丽亚·凯莉

金·卡戴珊

凯特·莫斯

1986年，《花花公子》首本中文版在香港出版，钟楚红、惠英红等当红女星都上过封面。

钟楚红

惠英红

《花花公子》其实是一份关于生活方式的杂志。

内容除了那些性感的照片，还有文章介绍时装、艺术、饮食、体育、消费等。

标志性“兔头logo”以及Playboy精神对人们的影响数不胜数，而这其中不乏安迪·沃霍尔这样的知名当代艺术家

《花花公子》中介绍了许多家具设计、潮流趋势衣装，以及调酒等品质生活方式

《花花公子》曾评选过十佳爵士乐人

《花花公子》在1961年7月刊邀请了6位当时设计界的男性先锋设计师一同拍摄杂志内页，

此外还有短篇故事、名人专访以及新闻时事评论。

《花花公子》的人物专访以深入见称，每次专访通常长达七至十小时。

曾经访问过的名人有海明威、马丁·路德金、史蒂芬·霍金、披头士、大卫·鲍伊、鲍勃·迪伦、伍迪·艾伦、村上春树等等。

史蒂芬·霍金

大卫·鲍伊

《花花公子》在1965年对披头士成员的采访报道

《花花公子》在1978年对鲍勃·迪伦的采访报道，

到后面《花花公子》则以言论倾向自由主义而闻名，其文章的水平比一般专业刊物还高。

杂志大胆地表示着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，环境保护不力、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等等议题也成为讨论焦点。

从另一方面看，休·海夫纳即便已经离世，他到现在依旧是个争议人物。

维护传统家庭价值的人骂他，某些女权主义者也骂他。

在几十年创办杂志的过程中，他渐渐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场电影。

如果艰难的时候到了，他就对自己说，“这是故事的转折处，一切会过去的。”

到了80岁时，海夫纳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听力，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，努力了多次才终于站起来。

然而，他自己却认为80岁是一个人的中年，只要精神不老，年轻和活力就一直不会离开人的身体。

也只有他才够胆量说：“很多人花前半生追逐名利，花后半生声称厌恶名利，而自

己，不愿意将人生与任何人交换。”

2017年9月27日，休·海夫纳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在如今女权主义、千禧一代当道的时代，《花花公子》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

更开放的性别观念与阅读趣味，加上各种新兴网络读物的崛起、大尺度影视资源的泛滥，《花花公子》早已不能独占鳌头，面临着转型危机。

其实在此之前，《花花公子》就已经将月刊改为季刊。

过去的半年时间里，《花花公子》在Instagram平台上新增了400多万粉丝，奋力地争取流量媒体上的用户。

而新冠肺炎疫情不过是成为了压倒纸质版《花花公子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但无论如何，在《花花公子》之前——

还没有一本杂志将“性”摆上台面，并与艺术、文化、精英时髦生活品位方式放在一个层面上讨论。

就像休·海夫纳所说的那样：

“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、汽车和《花花公子》杂志。在《花花公子》之前，没有人有过性事。是我们发明了它。”

注意：本文含有投票，请到设计癖官网（[shejipi.com](http://shejipi.com)）参加投票。